西太平洋角力:在冷戰與巧戰之間

編者按: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咨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人,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 浦瑛

作者: 文揚

中國要成爲一個海洋強國,不僅只是捍衛島嶼主權、維護海洋權益,而且要“經略海洋”、“以海強國”,這是“十八大”確定的大政。剛剛進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正以此爲主題。

從中國的角度看,西太平洋就是第一個活動範圍,如果連這個海域都去不了,被人家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兩條戰略線上死死封住,那就沒什么經略海洋,只有“經略岸邊”,所以,無論如何,第一步就是將勢力範圍擴大到西太平洋。

而美國則是另一個角度。它不能説不讓中國經略海洋,甚至也可以同意習總書記“寬闊的太平洋足夠容納中美兩國”之論,但在全球統治的視野內,西太平洋另有特殊的意義。

一百多年來,美國一直堅持一條戰略定理:整個歐亞大陸是世界的重心,這個“世界島”的東部和西部兩端不能被任何一個敵對力量所控制,否則,美國將被排斥在外。

這個定理, 到了 21 世紀又增添一點內容,借用李光耀的話説,“21 世紀將是爭奪太平洋霸權的世紀, 因爲這里是增長的中心…如果你不能在太平洋立足,你就不能成爲世界領導。”

李光耀此言,就是説給美國聽的,美國也很信這位“小國里的大政治家”的話。無論如何,美國不能讓西太平洋的控制權落在中國手里。

就這樣,不管中美之間如何保持友好,如何擴大合作,在西太平洋這塊地方,一場有你無我的角力,已在所難免。

重回冷戰很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在宣佈了“重返亞太”戰略之後,並沒有只説不做。近幾年,軍力再平衡,展開新的部署,形成對中國的包圍圈,都緊鑼密鼓地在進行。本周,美國空軍上將、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赫伯特·卡萊爾公開宣稱,美國空軍將像當年對蘇聯那樣,將精銳部隊輪流部署在中國周邊,以包圍中國。

這差不多就是宣佈新的冷戰開始了。正逢中國的八一建軍節, 伴隨着慶祝宴會上的烤肉味,一股越來越濃的火藥味,也從西太平洋方向上陣陣飄來了。

“冷戰思維”,在中國方面是一個批判用語,每逢美國的官方代表發出類似卡萊爾將軍的這種聲音,都被中國人指責爲“冷戰思維”,要求他們放棄這種思維模式,與時俱進,不要重回冷戰。

其實,這多少有點一廂情願。中國不妨也做個換位思考,考慮一下,對於美國“冷戰思維”意味着什么?放棄“冷戰思維”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一點,在美國眼里,冷戰時期,一切都簡單。全世界被一分爲二,一半是盟國和友邦,另一半是敵人;前一半都是“自由民主”國家,後一半則是法西斯或共産主義國家; 前一半都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 後一半美國只與它們維持最簡單的關係;前一半可以被歸爲“好的”、“光明的”一類,後一半自然是“壞的”和 “黑暗的”。

政治上敵友分明,道德上善惡分明,非黑即白,簡單明瞭,這對美國來説很重要,因爲這完全符合美國人的思維方式。

中國的崛起,把一切都搞亂了:它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 它突然成了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卻又不是“民主國家”;它不尋求和美國對抗,卻又頻頻觸動美國的核心利益; 最難辦的是,它不斷進步,成就斐然,贏得了廣泛的尊重,美國人最習慣也最喜歡用的“壞人”、“邪惡”、“魔鬼”等道德帽子,很難用得上了。

要理解美國走出冷戰思維的不情願, 理解它的進退失據、搖擺不定,首先就要看到這一點:就像是黑白兩色之外突然冒出第三種顏色,正負兩極之外突然生出一個第三極, 二維圖畫變成了三維積木,“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全體戰略家和全體國民來説,是一個重大的智力挑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倫·弗里德伯格在他最近的新書中如是説。

第二點,冷戰式的挑戰,包括一切傳統戰爭的挑戰,對美國來説,不僅不是壞事,而且是大好事。從歷史上看,美國就是通過成功應對來自外部的各種挑戰,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和地位,而且敵人越強大,美國的勝利越輝煌。一場獨立戰爭,美國作爲一個新生強權誕生了, 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躍升爲世界霸主,接下來一場冷戰,確立了美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單極霸權地位。這個歷史,美國人自己很清楚,所以,對於相當一部分美國人來説,如果中國就是前蘇聯的變身,或者是德意日的翻版,都不是壞事,因爲這就意味着歷史上一再重複的“挑戰 – 應戰”模式再度出現, 美國的通過成功應戰取得更大勝利的天賜良機,也將再次降臨。

華府內流行的格言“若像對待敵人那樣對待中國,中國就會變成敵人”,對很多人來説,是反過來聽,反過來用的,他們恰恰就是要讓中國成爲美國的新的敵人。

由此可見,放棄冷戰思維,對於美國來説,首先是很不舒服, 美國並沒有應戰複雜 “智力挑戰”的信心和把握;其次是有損失,沒有了敵人的美國,缺失了戰爭目標的美國,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前進。

中國的勝算就在“巧戰”

再看中國方面。雖然看到了冷戰對於美國的重要性,但僅靠一味強調不搞冷戰、迫使美國放棄冷戰思維,也未必能躲得開。關鍵的問題在于,對於中國來説,來自外部的挑戰,也至關重要。若美國眞的退出西太平洋,不再對中國進行包圍,解除軍事壓力,對中國就眞的是好事嗎?當然不是!

從歷史上看, 中國近代以來的兩次重大勝利——1949 年之後的現代國家建國和 1978 年之後的經濟起飛和國力增強——本質上, 也正是對於 1840 年之後來自外部巨大挑戰的勝利應戰,不僅應戰成功,而且實現了內在能量的持續激發,現在正迎着新的壓力走向更大的勝利。這樣一個大歷史觀是成立的,也是能夠和美國進行類比的。

所以, 對於中美這兩個在各自道路上繼續前進的大國來説, 都需要一種最適合自己的外部挑戰, 也就是對於各自當前發展階段和國力水平來説最適度、最有積極作用的那種挑戰。太強了會被壓垮,太弱了不起作用,不強不弱的一種“好的”敵人、“好的”威脅,都是最需要的。

這就意味着,對於中國,既要儘可能避開美國最需要的那種冷戰, 又要讓美國保持爲自己所需要的一種持續威脅, 爲中國的發展提供外部刺激,這就是所謂的 Smart Strategy,巧戰,是一種高超的戰略。

美國人也在談巧戰略、巧力量,但更多地側重在少花錢辦大事這種技術層面上, 在處理非敵非友、非好非壞這種“灰色”複雜局面的戰略方面,美國既沒有耐心,也缺乏經驗和能力。而有着幾千年“治國平天下”歷史經驗積累的中國,在高超戰略的運用中,卻有着獨特的優勢。

中國國內也有不少“鷹派”人物,但很多都屬於閉着眼自己給自己打氣壯膽, 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一步步走入美國人設的陷阱。這既不是勇氣,更不是謀略,就是弱視、弱智。

當然還有那一派高喊“釣魚島沒有 GDP”、“戰爭是統治者的騙局,和人民沒有關係”的“麻雀派”人士,鼓譟聲很大,把中國人本來很成熟的戰略思維和歷史經驗,冲得稀里嘩啦。

無論中國人內部如何爭吵,現實是,西太平洋上,美國人已經布好他們的冷戰戰陣,甚至已經通過太平洋戰區空軍司令之口宣佈開戰了。下面就看中國人如何保持清醒頭腦, 運用 “巧戰”戰略,譜寫出中國的“經略海洋之西太平洋篇”。

文 揚 2013 年 8 月 2 日

購買“中國製造”產品將會毀掉美國?

作者:紐約時報:彼得·納瓦羅

每年聖誕前後, 西方媒體都會黑 “中國製造”。當“中國製造”不再是質量低下的代名詞後,《紐約時報》找到了新的切入點,稱“中國製造”讓美國付出巨大代價,並且會毀掉美國的經濟!

這是中國侵入美國經濟的一個象徵: 連接布魯克林和史坦登島的韋拉札諾海峽大橋(Verrazano-Narrows Bridge)。這座地標建築于 1964 年投入使用,是北美最長的懸索橋。它同時還是一座急需整修的橋。不幸的是, 這項 3400 萬美元(約合 2.08 億元人民幣)的鋼鐵生産與建造工程已經被外包給中國。

這是怎么回事呢? 大都會運輸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稱,之所以選擇了中國建造商是因爲兩家前來接洽的美國公司都缺乏工程所需的生産空間、特殊設備和財力。但是,鋼鐵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workers)聲稱,它很快就找到了另外兩家可以接下這個工程的美國橋樑建造商, 距離紐約市不到 100 英里(約合 160 公里)。

眞正的問題在于, 這次交易沒有考慮購買“中國製造”爲美國帶來的全部額外代價。實際上,這個未能考慮所有代價的錯誤,與我們作爲消費者每次只根據價格選購中國商品的問題一樣,雖然中國製造的商品總是更便宜。

考慮一下安全問題: 這實在是個可怕的問題,因爲中國在生産劣質、往往還很危險的産品上可謂臭名昭著。這樣的産品多種多樣,包括含鉛玩具、含硫石膏板、摻入三聚氰胺的寵物食品,以及被多硫酸軟骨素污染的肝素。

在橋樑這一特定領域,自 2011 年 7 月以來,中國各地已有六座橋樑坍塌。官方媒體新華社承認, 豆腐渣工程和劣質建築材料都是促成因素。此外,還有一個令人警醒的故事與美國關係更大。

在 2002 年啓動的一個項目中,加利福尼亞州購買了中國鋼材來維修和擴建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中國鋼鐵廠家造成的焊接缺陷等問題讓該項目延誤了幾個月,導致了巨額成本超支。加州本指望通過選擇“便宜”的中國鋼材,來節省成本,結果這些延誤抹去了大部分成本優勢。

不買“中國製造”産品還有另一個理由:就業機會。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是,鋼鐵生産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大量補貼, 從人工操縱的偏低匯率帶來的巨大利益,到人爲降低的能源、土地、貸款和水資源成本。

由於中國的補貼政策——按照國際貿易協議, 其中大多數可以説是非法的——該國生産商能夠以生産成本價或者更低的價格向美國傾銷鋼鐵製品。這一問題目前尤其嚴重,因爲中國的鋼鐵行業正在遭受大規模的産能過剩問題。

當然, 每個通過向美國市場傾銷而産生的中國就業崗位, 都意味着一個美國就業崗位的流失。而每個美國鋼鐵工人的工作機會又能夠在經濟中創造出額外的工作機會, 同時産生更多的稅收收入。如今有 2000 多萬美國人沒法找份體面工作, 我們肯定需要這些維修韋拉札諾大橋的就業機會。

大都會運輸署不僅忽視了社會代價, 還忽視了在環境和人權方面更廣泛的影響。中國鋼鐵企業的噸鋼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量顯著超過了美國工廠。這不僅會對全球變暖做出貢獻,還會對美國本土造成直接的負面影響, 因爲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污染物正通過高空急流穿越太平洋。

最後, 當美國企業和政府部門棄美國鋼鐵而選擇中國産品的時候, 它們是在間接支持一個禁止組建獨立工會的威權政權, 而禁止獨立工會不過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諸多黑色諷刺中的一例。結果,美國工人被迫與常常每天工作 12 小時、每周工作六七天的中國工人競爭。兩國的鋼鐵工人最後都成爲了犧牲品。

這件事歸根結底就是:購買“中國製造”,無論是修橋的鋼材,還是孩子的玩偶,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多數消費者進行購買的時候沒有考慮這種代價,悲哀的是,就連我們的領導人也沒有。這不僅會損害我們的國家,還會毀掉我們的經濟。